

岁月无声人有情

□ 吉荣华

乡情

今年春节前后几天是在老家度过的。

大年初一，站在家门口，默默看着路过的人群。忽然，老邻居正贵携家带口地走了过来，走到近前，他拉着 3 岁孙子的小手，指着我说：“叫伯伯！”

我瞬间想起，他的哑巴儿子已经结婚生子了。

正贵夫妇生了两个孩子，老大是哑巴，老二是女儿。老大叫小杰，八岁前也没发现有什么毛病，孩子成天乐呵呵，活泼可爱，只是“咿咿呀呀”地说不出一句完整的话，别人跟他说话时他好像听不见，家人也只是认为孩子说话晚、调皮。9 月开学前，正贵拎起家里搪瓷做的洗脸面盆，顺手抄起一个棍子，跑到小杰的旁边，“咣当咣当”猛敲了几下，正蹲在地上打破璃弹子的小杰没有任何反应。正贵又猛敲几下，一切依然。

连续 9 年上北京工地打工，正贵图的是家庭幸福，子女健康成长。但唯一传宗接代的儿子竟

那年大暑已过,虽说梅雨结束得晚,热得也晚,但外面却也是闷热难耐。幸亏空调电扇普及,家、办公室、汽车、商场里都是凉风习习,大家都享受着科技发达带来的“清凉一夏”。

我是一个土生土长的常州农村人。回想 30 年前我儿时的夏天,那时候科技尚不发达,空调是个稀罕物,家中有一台台式电风扇或者一只大吊扇也实属不易。即便如此那时还经常停电,所以每家每户必定有一个“消暑神器”——大蒲扇。就是靠着它,度过了一年又一年的酷暑。

母亲是无论走到哪里,蒲扇都不离身,一边行走,一边不停“呼哧呼哧”扇着蒲扇,而我就像一个小跟班似的跟在她后面。有时候我也会主动表“孝心”,一把夺过大蒲扇,说道:“姆妈(常州方言,妈妈),你歇一歇,把扇子给我,我来扇扇你。”说完我就铆足了劲开始扇蒲扇,才分把钟的工夫,就觉得两手酸酸,满头大汗。于是我主动终结“福利”,扔下蒲扇,转身就跑。但是到了晚上,我还是会靠在母亲身边,一边听她讲故事,一边享受着她那蒲扇的凉风。我那时候就很纳闷,为何母亲的手臂总有使不完的劲呢?

如果说蒲扇给了我夏日清凉,那么西瓜和门口的井就是清凉的“圣地”了。大人们每天都会准备好一两个西瓜,有的用网线袋吊了西瓜浸在井水里,把它当做冰箱;也有的从井中打出一大

然是聋哑残疾人!他虽然近两年也有些猜想和推测,然而真相却也让他一时接受不了。村里和镇上的学校不肯接受小杰,正贵家里人也听说市里、省城里有聋哑学校,想送去,又怕学费太贵。小杰 8 岁到 10 岁只能在村里玩耍,小伙伴们离他远远的,几乎没有玩伴。美好的童年,小杰却只能活在无声的孤独的乡村世界里。

其时,我已在县城工作。偶然间听说河滨小学有聋哑班,而且河滨小学的校长姓张,是我们的老乡,便打了个电话,张校长还保持着老区人特有的真挚热情,一再表示,学费按国家标准,不贵的。我大喜,当晚骑了一个小时自行车,急匆匆地把这个消息告诉正贵的老婆及父母。他们也很高兴,说本想送小杰去上的,但村里有人说一年要好几万元。

一周后,小杰的妈妈带着他赶到了学校。我和张校长回答了一些问题,安慰了一番。安置好

盆凉水,把温热的西瓜浸上个把钟头,成为冰镇西瓜。到了夜晚,随着大人们用刀切西瓜时那一声脆响,似乎就打开了夏天的清凉。全家人围坐在一起吃西瓜,分享着一天的趣事,幸福满满,其乐融融。

在夏天,农村人是最喜欢乘风凉凉的。不管是白天还是晚上,乘风凉永远是农村一道独特的风景。一到下午,房子东面的屋山头是乘风凉的好地方,一来是下午的太阳照不到,二来是那里树木成荫,凉风习习。大家搬出桌子、板凳、躺椅、竹榻(竹子做的小床),大人小孩有的打扑克牌,有的下棋,妇女们则是嘻嘻哈哈地做着手工活,一派壮观的乘风凉场景就自然而然形成了。

傍晚时分,家家户户都在门口摆好桌椅,把菜端出来,一边吃夜饭,一边打招呼:张家长,李家短,吃得啥,喝得啥,有没有弄点小酒咪一下……我们小孩有时候喜欢端着碗东跳西窜,大人一般不会说什么。但有时候碰到几个年纪大而且规矩多的长者,他们就会忍不住说上几句,这时候我们就只能乖乖地各就各位,不敢再放肆了。

天黑了,外面的凉风更让人舒畅了。除了前面说的吃冰镇西瓜,我们小孩子还喜欢玩捉萤火虫,玩捉迷藏。那星星点点的萤火虫就像黑夜中的一盏盏亮灯,吸引着我们去捕捉,一会工夫玻璃瓶就满满的了,睡觉时把它放在枕头边,别有一番趣味。

月圆之时捉迷藏也是趣味无穷。大多数孩子会缠着大人们讲故事,故事的内容就是一些民间传说之类的,偶尔还要讲些“鬼故

事”,我们听着听着就会贴近抱在一起,时不时还要看看身后,有没有鬼影之类的东西,尽管害怕,仍要催着快些讲。当夜,长舌鬼、僵尸一直在脑海里翻滚,有时候吓得一夜不敢睡。

一个夏天过去,大人们的故事要讲掉一大堆,而且还不能重复,实属不易!

消暑的趣味显然不仅限于此,看电视剧也是一大乐事。那时电视机尚未普及,我家那台 16 寸的“百合花”牌黑白电视机竟然也成稀罕物了,每次一拿出来放在大门口,村上就会有很多人如约而同前来和我们一起观看。大家凝神屏气,目不转睛,等到一集结束后广告期间,就评头论足一番。记得那时电视剧的质量也是数一数二的,量少而质高,个个都是精品。从 1983 年版《射雕英雄传》到《上海滩》,从《戏说乾隆》到《新白娘子传奇》,从《西游记》到《水浒传》,从《包青天》到《七侠五义》,这些经典的电视剧,都给我的童年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象,也为我们那一代人的儿时暑期生活增添了无穷的乐趣。

夜深了,大人们的故事讲完了,电视台的节目也结束了,大家都感到困倦了,有的收起卧具椅凳回屋睡觉了,而我最喜欢用竹竿挂起蚊帐,躺在竹榻上数星星,一觉睡到大天亮。

儿时消暑的生活,如今回忆起来就像一泓清凉的甘泉,令人难忘。夏日里的那种悠闲、恬淡的氛围,那种大自然赋予的宁静和快乐,是今天在喧闹小区里的人永远无法感受到的,而这恰恰就是一种浓浓的亲情和乡情!

博物记趣——

鸟吟声声篇



紫水雁 岳建清 摄

走进德令哈

□ 李江豪

游览

夜色,戈壁,草原,于诗人海子都是空空。但当这些意象放进我的眼里,我却装不下,等溢出时都成了泪水,在宣泄的泪水中我看不清美丽的戈壁,荒凉的城,看不到青稞的生长和滚动的石。我想我该去走走,就去德令哈吧。

德令哈走过了海子的身影,我追寻着也踏上了他的足迹。找到了目标,我像是在生活的一团乱麻中扯到了线头,交缠的线被我越抖越远,越理越顺,另一端就绑在德令哈,晃眼的,有拉扯的,等我去解开。

我实在心切,没等到一个长一些的假期就出发了。

出门总是有意思的。没抢到火车票在南京就提前下了车,拖着行李凌晨三点在街头暴走,坐摩托因为价格没谈拢走到半路被骑车大爷送回原地,遇到好心的出租车阿姨想载我但因为不顺路也就作罢。即将飞越大半个中国前,还在地铁上跟旁边同样瞌睡的陌生青年头碰头补觉,飞到西宁才又沿着海子的行迹,睡在像火柴盒一样的上铺到了德令哈。这是我第一次睡在如此逼仄狭小的地方,像灵魂离体般的麻木绝望,上铺平躺下就翻不了身,火车顶部的铁皮就像在我的眼前,离太近了,鼻子喷出的热气会沾到睫毛上,到夜里空气越来越冷,呼出的热气变得湿漉漉的。火车行驶一会儿就会晃动一下,连带着声响,时常很有规律,“咔嚓,咔嚓”,像静水中一圈圈整齐荡漾的涟漪,有时又很密集,轰隆隆,轰隆隆,浑身颤抖像滚石落地。

数着火车的动静,我在逼仄空间中的麻木与恐惧倒是消散了不少,睡在车厢中的人们好似摇篮中的婴儿,我同他们一起终于

在安睡中被送到了大地母亲怀里。

早上出站时天才刚有了亮光,我以为的一夜无眠,怎想居然带了好梦,不知海子来时有没有睡好?

德令哈没有下雨,也没有荒凉的城,倒是戈壁依旧,美丽又空空,是的,就是海子说的空空。“今夜青稞只属于他自己/一切都在生长/今夜我只有美丽的戈壁/……今夜我不关心人类,我只想你。”五月的德令哈是张嘴能呼出白气的冷,满身的烦躁,首先就被这爽快的冷意洗刷干净。这是我第一次见到草原、戈壁,夜色笼罩下的泛泛星光,原来我的眼里也能包容下这样的广阔。

天远云高,人在戈壁是那么渺小,走在海子的德令哈是把石头还给石头,是把胜利让给胜利,是站在草原上的抒情满怀,放声高歌。我决定,像海子说的那样,今夜我也不关心人类。

德令哈广博到包容了我的任何情绪,出发时的所有焦虑纠结,等放到任何一座盐湖中后,早就雁过无痕,平淡无波。驾车在荒漠公路,带着飘扬的黄沙,视线可以远到天际落幕之处。

可等车行一段,巍峨的雪山又撞进你的眼,雪山就生长在在地上,生生切断了天幕,耸立着与周围的空旷倒有那么些不自然,沿着山的棱角向上,能看到积覆的雪和匆匆飘远的云,久了倒又觉得顺眼。荒漠里住不了动物,连飞鸟都没一只,要是有的话肯定也跟人一样会跪倒在山脚下,崇拜山。

写不出“大漠孤烟直”,如果生活低压到喘不过气,请你一定出去走走,哪怕吹吹风,哪怕闻闻花。



阳湖文秀之周星